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

复旦 外国语言文学 论丛

Fudan Forum

复 旦 大 学 外 文 学 院

2013秋季号

Autumn, 2013

on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外國語文學

論人

Fudan Forum

www.FudanForum.com

復旦大學
FUDAN UNIVERSITY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2013 年秋季号)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復旦大學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2013 年秋季号/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7-309-10526-1

I. 复… II. 复… III. ①语言学-国外-文集②外国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H0-53②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5498 号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2013 年秋季号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责任编辑/庄彩云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6.5 字数 214 千

2014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0526-1/H·2308

定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编 委 会

主编：曲卫国

本期执行主编：曲卫国

本期栏目负责：

文 学：张 冲

语言学：曲卫国

翻 译：何刚强

本期编辑：

庄彩云

编委（按姓氏汉语拼音
为序）：

蔡基刚 陈 靛

褚孝泉 何刚强

姜 宏 姜银国

李 征 陆谷孙

曲卫国 沈 黎

沈 园 谈 峥

唐 敏 汪洪章

王建开 魏育青

熊学亮 张 冲

朱永生

文学

艺境的陨落：简析深田久弥的战时书写（1930—1946） 吴 岚（3）

自然、科学、直觉、经验对立统一

——斯蒂夫特《彩石集》之诠释 赵健品（8）

对话马蒂斯

——评 A·S·拜厄特《马蒂斯的故事》 贾宇萍 苗勇刚（13）

意义、记忆和神话：为印第安母亲命名

——评西尔科的《说故事的人》 李雪梅（20）

倾诉的渴望

——瓦肯罗德的语言批评与德国早期浪漫派的萌芽 李晶浩（27）

《等待野蛮人》的时态 段 枫（34）

权力、性机制和肉体意识视角下《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

对比性解读 汪志勤（40）

法国华人作家的获得语小说写作

——从程抱一法语小说《此情可待》管窥 张 聪（46）

语言学与教学研究

国内文体学研究现状述评

——基于国内8种外语类核心期刊（2000—2012）的实证分析

..... 裴天元 毛延生（53）

语篇组织中的态度资源

——评价衔接的构建 张大群（61）

翻译研究

论晚清翻译小说叙事视角之演进 郑意长（71）

功难抵过 佳译偶成

——辜鸿铭《论语》英译的得与失 强 晓（76）

接受、批评与反思

——国内近十年后殖民翻译研究述评 王军平（84）

在乎天才与地才之间

——尼采《天才，舍我其谁》译后 阎佩衡（89）

汉诗英译：诗体乎？散体乎？ 张智中（94）

文 学

艺境的陨落：简析深田久弥的战时书写（1930—1946）

吴 岚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文学被视为日本文学史的“暗谷”时期，日本文坛充斥着为军国主义把持的国策文学，或是战场纪实式的战记文学，一般被认为文学价值不高而鲜有论及。本文尝试通过勾勒像深田久弥这样20世纪30年代初登文坛作家自战前至战后的创作历程，旨在更为全面地反映日本二战文学原像的同时，证明人性本质与艺术本质的象征性分离或许才是战争毁灭性的后果。

Abstract: World War II Japanese literary history of Japanese literature is considered as a “dark valley” period, which filled with militarism dominated policy literature, or battlefield documentary style as Senki, its literary value is not generally considered high and rarely discussed.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outline the creative process (from prewar to postwar) of writers such as Fukada Kyoya, debuted in the early 1930s, reflecting the more comprehensive image of Japanese wartime literature while proof of the symbolic separation of human nature with the nature of art is perhaps the devastating consequences of war.

关键词：二战；日本文学；人性；艺术

Key Words: World War II; Japanese literature; humanity; art

正是以和妻子北畠八穗^①相识、相恋结合为契机，深田久弥^②才找到了他的“第二故乡”——津轻，因此才有了《津轻的原野》。纵观深田的整个文学轨迹和他个人的生活轨迹，几乎都围绕着原野、山、自然展开。从他自己的故乡石川到妻子的家乡津轻（青森县），最后到“日本百名山”，深田生于山，长于山，最后亦魂归于山^③。正是他身上这种“山”（亦可以说是“自然”）的气质，使他有别于同期的作家。1935年《津轻的原野》初登《新思潮》时，就被川端康成叹为“罕见的美作”（類なく美しい作品）。“爱其所写又不沉溺其中的平明、单纯的语言，令人动容。”（进藤纯孝，103）此后，对深田久弥的众多评论都离不开这样的字眼，即健康、单纯、纯粹，比如1969年《日本文学全集 现代名作选（一）》中收入的深田久弥

年谱（改订增补）：“健康、单纯的文体中织入野性与浪漫气息。”（伊藤整、龟井胜一郎、中村光夫、平野谦、山本健吉编，433）；同年11月出版的《日本短篇文学全集》第34卷瀨沼茂树的鉴赏：“（深田）肉体健康的同时精神亦健康，与昭和初年起于自我解体的激动期无缘，构筑起健康、明朗的文学，令人想起青春的难忘。”（竹之内静雄，263）1975年出版的《日本文学全集 现代名作集（三）》中进藤纯孝对深田的解说中还用到了“牧歌风”这样的词语。有评论家如鹰津义彦、小田切秀雄还指出正是深田自身这种非同一般的气质，形成了他非同一般的文学世界：“在解放青春自我的喜悦同作家的优越感，以及能够单纯地沉醉于事物几点上，他（深田）有着与上一代即大正时期的

① 深田久弥第一任妻子北畠八穗是日本著名儿童文学作家，1926年因投稿《改造》与深田久弥相识、相恋，1940年两人正式结为夫妇，因深田移情他的初恋，两人于1947年正式离婚。

② 深田久弥：1903年（明治三十六年）3月11日出生在日本石川县。1927年与雅川滉、福田清人等发起第九次《新思潮》。1929年经横光利一推荐加入到由横光及川端康成等人组成的《文学》編集同人中。1930年东大哲学系中退，就学期间已供职于《改造》编辑部。1933年参与策划《文学界》创刊。1944年至1946年应召入伍，被派到中国战场。战后以登山家的身份重新活跃于日本文坛，登山纪行《日本百名山》获读卖文学大奖。目前为中国学界所知是作为中岛敦《山月记》的推荐人。

③ 深田久弥于1971年3月登山途中突发脑溢血去世，时年68岁。

作家相同的精神谱系。”(鹰津义彦,197)“较(当时)其他苦于将观念性的思考付诸于生活的日本现代作家,(深田)成功地形成了自己别样的世界。”(小田切秀雄,409)

也许正是因为深田久弥具有如此独特的“牧歌”气质,因而他“别样”的文学世界在战中才如此清晰地显露出“战争”的痕迹,犹如原本以自然原野为背景的“景观”中突然出现一栋人工建筑般怪异,此等“异景”必须与战争相联系、参照来理解。正如进藤纯孝评深田久弥的成名作《学习明天》时所说:“《学习明天》同样是以津轻的笔调写就,却不能仅将此作品的魅力均归于津轻的风土。尽管也有从牧歌风评析、欣赏的声音,但如此解读还是有些弱了吧。”(稻垣足穗等编,474)的确,如果抛开作品创作于1932年即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爆发翌年的时代背景,这不过是又一篇描绘津轻风物特产的“美作”,然而就在小说人物八穗的“心志”与外物剥离瞬间意外照见的世界,却将战中一般人的心境呈现于须臾。

一、“调和”的世界

昭和5年(1930年)10月刊载在《文艺春秋》上的小说《鄂罗克的女儿》(オロツコの娘)是深田久弥战前最为知名的短篇,讲述桦太游牧民族鄂罗克族^①姑娘帕拉塔与达斡尔族^②青年相识、相恋直至死别的故事。川端康成当年读到这篇作品时就特别称赞作者具有“调和”(平衡)的才能。但为何特别强调“调和”的才能?何谓“调和”?

不止一个评论家讲到深田与“昭和初年起于自我解体的激动期无缘”,更接近大正文学的精神谱系。在昭和初年众多超越流派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作家中,深田久弥却带着前一个时代的气息,精心构筑着他以“自然风土”为底色的文学世界,这个世界最大的特征不是因发现自我个性极限时引发的“自我分裂”,而是融贯着“真”、“善”、“美”理想配比的精神合体。小说一开始就为我们铺开一幅“异国风情”的生活画卷:

这一冬,在北海道以北的冻土地带,逐草牧鹿的游牧土民鄂罗克一族屯集在异族住民达斡尔族附近,他们储备过冬的鲑鱼干不足了。生性

懒惰的鄂罗克族人毫无办法,只能每日沉溺于烟酒等待冬天过去。养精蓄命的鲑鱼干竟然不够,这让威猛一世的汉子们出去狩猎也打不起精神。

一种大正后半期萦绕着《新思潮》周围知识人群体以及白桦派(其中以表现市民性格为代表)的独特“乡愁”,不仅在小说充满温情的笔调中,同时也在小说营造出的“异族情调”中得以冲和。因为无论是描绘乡村还是着眼于刻画城市,城乡间的界限本身就是对某种个性极限的隐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乡愁”正是人心中理想与现实冲突的极端在文学上的表现。昭和初期的“自我解体”不是指主体从所描绘景物中的退隐,而是在主体发现理想与现实间巨大的鸿沟时,无法平衡两边而引起的“自我分裂”^③。“自我解体”是“乡愁”的延续。而《鄂罗克的女儿》从任何一面都可谓是“调和”或者说是“平衡”的:小说塑造了一群风餐露宿的游牧民,他们没有所谓“故乡”与“乡愁”的困扰,只有衣食温饱的烦恼。两个年轻人的相遇也非常自然:青年最初在自己的帐篷里发现正大嚼鱼干的异族少女,少女如小鹿般退走。青年再次遇到来找寻鱼干的少女,不仅没有责骂她反而递上自己切好的鱼干。两个语言不通的年轻人因人与人之间最为真挚、素朴的情感而自然吸引,相互从对方的眼神中捕捉爱意。而小说中对其他场景的描绘比如帕拉塔在遥远云层中找寻狩猎青年的形象,两族男性间的龙舟竞渡,以及帕拉塔捕捉飞散的花絮为肚里的胎儿做“巢”(即襁褓)等景象,都刻意隐去了人的心理活动,只让小说中人物的情绪、爱恋浮于物象的表面。作家一来就在小说中设置了异族间言语不通的细节,堵死让“语言”发挥实效的进路,男性的勇猛就交由他们的肌肉与竞技展现,而女性的多情与母性则完全付诸于少女的行为和诗一般的画面来表现。在人物畅言“欲求”的言语都隐藏于物象背后的情况下,这个“失语”的世界唯一的声音来自两人日常哼唱的对方民族的歌谣、曲调,而青年最后正是在哼唱鄂罗克歌谣中送别因分娩而死的帕拉塔。小说中的景、人物及声音闭合为一个整一的世界,而作者在“话语”之外构筑的这个世界不再是叙事中被观察、描述的对象,叙述者以一种平易得近乎于“纯客观”的视角来让这个世界的形成自身。作者如此描述帕拉塔咽下最

① 桦太是位处北海道以北的岛屿,即今天的萨哈林。江户时代以后有日本人与俄罗斯人进入,日俄战争后北纬50度以南属日本领土。二次大战后萨哈林属苏联领土,苏联解体之后,现属俄罗斯。鄂罗克族与我国北方鄂温克族非常相似,以游牧为主业,小说中的鄂罗克族一家人以放牧驯鹿为生。

② 蒙古族的一支,善渔猎,在俄罗斯、中国、蒙古、日本均有分布。

③ 一个极端的例子即是芥川龙之介。

后一口气之后的场面：

连叹息的时间都没有，年轻人把不断啼哭的婴孩带襁褓放入一个白桦树皮做成的桶里，抱至河川之上，然后毫不迟疑地将桶放入水流中漂去，将万事交由川下的神明去了。

文中用几个连续的动作来表现最后的“弃婴”，没有夹杂入一丝情感及心理描述，这近于“残酷”的客观视角表明叙述者正是要在最大限度上撤出自身的主观情绪，让故事中的人物行动及情节推进按照自身的逻辑展开。

大正中期代表时代面貌的“私小说”（或如久米正雄所言的“心境小说”）已经崛起，深入人内心表现个人欲求的风气随之悄然兴起，而自20世纪30年代崛起的普罗文学，更以问题意识及强劲的理论构建之风横扫文坛，然而深田却以一篇《鄂罗克的女儿》声名远播，似在惊涛中的一股自顾的轻风，无怪乎川端会用“调和”评之。小说营造出的一个“无所欲求”的世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与其说是真的“无所欲求”，不如说承担了更多来自外界的压力。“调和”一语不正是指小说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巧妙地化解了来自各方的压力么？所用的方法无外乎是在叙事中最大化地撤离叙述者主体情感投射及道德评判，成就作品自身在艺术上的统一与和谐。而这样一个宛若是“浑然天成”的艺术世界在战争语境中又会经历怎样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真是如很多批评家所论“积极地用艺术抵抗了军国主义的暴政”了么？

二、失和：“官能的店”与“灵魂的店”

如果说1930年的《鄂罗克的女儿》更像是一篇漂浮在大正末年及昭和初年社会激荡中的“原乡神话”，刊登在昭和7年（1932年）11月《改造》上的《学习明天》（あすならう），作为《津轻的原野》^①的开篇之作则试图继续推进这一“神话”，起码1935年以单行本面目出现的《津轻的原野》，深田还是以妻子八穗的“原野”（即风土性的“原野”）作为叙事中所筑世界的故乡原型。60年代评论家鹰津义彦继续以农村出身的知识阶层所怀有的“乡愁”看待这篇作品，而实际上深田在《鄂》中就已经找到安适他心灵的“原乡”，并一再试图以这一原乡的本来面目示人，因此小说并没有采用通常以自身“乡愁”为原型的第一

人称叙事。从如上对《鄂》的评析可见，作家最大程度地避免“个人化”的介入，试图保持这个世界自身的纯粹。鹰津十分敏锐地指出，这个世界因欠缺“现实性”而带上了一种无法消除的“脆弱感”。（木俣修、川副国基、长谷山泉、文入宗义、横山丰编，197—198）然而导致这个世界缺乏“现实性”的却不是农村出身知识分子的“乡愁”，恰恰是作者用一个艺术的“一元世界”取消以“乡愁”为代表的现实中“二元分裂”的意图，然而仅过了两年，这一意图就因《学习明天》这篇作品的出现而落空。

强烈的多余刺激会令官能的皮变厚，（魂）就无法击中灵那磁石般透明的焦点。正是这样的魂中了毒。正是这样的魂在追求无聊的刺激。

正如进藤纯孝解说的那样，在“满洲事变”翌年，整个日本就如同《学习明天》中“志穗的店”一样，把“和平的意志”当成所谓“徒让灵魂疲惫的刺激”（稻垣足穗等编，474），无人会真正倾听一个女孩单纯地开一个真正触及灵魂的“店”这样的呼声，正如小说中那所谓“真正的刺激”的店（即真正触及人灵魂的“店”）因八穗患病而成为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现实中的事态最终也沿着追求“过分刺激”导致灵魂中毒的方向而去。“乡愁”的终极形式竟然以战争面目出现，这恐怕是谁都没有意料到的结果，但有意思的却是《明》这篇小说的出现及其出现的时机，如同本来旨在构筑“世外桃源”的意图却意外抓住了战中现实的核心。代表八穗的正是小说一开始八穗自己写下的“冰中处子”形象，这个“冰中的少女”比任何人都更怀有一颗火热的心，正如深田在1941年连载小说《春之岚》的刊首所说：“正是不惜拼上自身命运的热情，才是推动一切社会发展的促进力。”（深田久弥，三版）青春单纯的外衣下是理想主义的热情，这才是深田所理解的关于青春的“冰”与“火”两极，这两极原本和谐地统一在八穗这一人物身上。然而小说中的人物八穗却经受了巨大“病痛”的折磨，纯粹从人真挚本质出发的灵魂不断遭受追逐官能刺激、“物化”现实的侵袭。

志穗的苹果店贩卖徒让灵魂疲劳的刺激，而八穗想开的却是一家接近追求真实刺激的灵魂之店，一家追求更多更多生生不息刺激的店。……正因有八穗才能结出最好的津轻苹果。

^① 1935年《津轻的原野》（津轻の野づら）9月由作品社刊行。最早集入不同时间分别发表的5个短篇，最终收入10篇。除首篇以八穗为主人公之外，其余各篇的主人公都是八穗的姐姐志穗，以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为主线，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小说中八穗想开的店与志穗(八穗的姐姐)开的店的距离,清楚地标示出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同时也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构建逻辑:“八穗的店”是以“未生的意志”为核心,来分配、组织灵魂中的“粒子”按最符合人本质的格局排列。而“志穗的店”则是按照现实已经具备的东西调配资源来达到自身的目的。前者追求“未生”前已为神规定的本质,触及人本真的灵魂,即“真正的刺激”(本当の刺激);后者追求眼前“有形”的东西,无法触及人的灵魂,即“无聊的刺激”(無駄な刺激)。小说中最为美丽之物即是那颗“灵魂粒子”,如云母般层层排列的心,象征着人永恒的“青春之心”,作者希冀通过探索“青春之心”中先于“生”的结构来重塑已经被“物化”的现实。被八穗“最靠近神明”、最纯粹的童女之心本能排斥的结构不正是在种种刺激下已经一发不可收拾的“现实”么?正是在追逐官能刺激的中毒灵魂培育的现实中,象征人透明灵魂的八穗患上了特殊的“肺结核”,身体每日都流淌出惊人的脓液,而且创口迟迟无法结痂,然而少女依然在病床上希冀着有朝一日能开出自己理想中的“店”,一个国魂的粒子重新被涤净、“国家”重新按照人真挚初心排列,即便是在“志穗的店”已经成为无可更改的“现实”的现状下。可贵的是作家质疑的不是“现实”即“志穗的店”本身,而是形成出这样的“店”背后的逻辑,在这样的逻辑下,甚至是“和平”也只是徒让官能疲惫的“刺激之物”,就是说连“和平”也只是和“战争”等量齐观的“欲望”之一种,这才是“志穗的店”真正可怕之处。从是否具备“现实性”上来说,八穗与她的店无疑是“脆弱”的,脆弱到无法实现,但所谓理想之美好不是因其能否实现,而是其中包含着抵抗与重塑现实的初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学习明天》之所以堪称“美作”,它的美好就在于具备了这样的初心。

从《鄂罗克的女儿》到《学习明天》,可以明显感受到作家整体文风的转变:即从随外界一同“物化”以离析出一个纯粹美的世界到以内心纯粹之境抵抗外界“物化”。此种文风的转变正对应着外界时局的变化,八穗表面上失于现实中“二元对立”的理想其实是在随战争来临日益“物化”的现实中丧失的,^①作者借助小说中“店”的构想描绘的是人的“青春之心”

在“物化”的现实面前毁于一旦的真实经历,这是原本仅是与艺术对应的纯粹之心遭遇到残酷现实蹂躏的瞬间,作家通过艺术将其永远固定下来,通过艺术象征性的把战争摧毁真正的有价值之物的瞬间凝固为永恒。所谓“个人化”亦或“非个人化”的叙事不再于空洞的“现实”中飘荡,而因与战争这一潜文本的相互参照而具有了自身的形态。

三、“无枪炮”的实现还是落空?

1941年4月10日,《满洲日日新闻》的朝刊新小说连载一栏刊登了一则关于新的连载小说即将与读者见面的启事,而这部即将与读者见面的小说正是深田久弥的《春岚》(春の嵐)^②。深田在启事中说:“让小说作者最有兴致的还是青春,是超越了利害、算计(即功利)的纯情与无枪炮的、危险而美丽的时代。现在的纯情小说已经多如牛毛,我想描写的是无枪炮的一面。”这样一种宣称以当时的时代背景来说无疑是微妙的,既可以从对眼前的战争视而不见来解释,也可以从保持个人艺术上的独立来解释,甚至也可以从在战中鼓吹没有硝烟的方面证明其对战争的“协力”。但如果联系作家之前的作品来理解,这样表现“无功利”的构想明显承继了“八穗的店”的理想与逻辑,在作家的意识中:“枪炮”是反人性、反本质的,而“无枪炮”才是人性追求的本质所在,因而“枪炮”是受时间限制的“有限”,而“无枪炮”才是超越性的“无限”。然而小说真的实现作者超功利、无枪炮的最初设定了么?

读至小说最后一章“新的出发”,就会发现主人公日进学舍里一群年轻人卷入的“青春风暴”,就是与现实相对应的“战争风暴”。冴子在码头看到一群人挥舞着太阳旗送人出征,而下一幕就是北村与一兵在浴场中的“袒胸相见”,北村甚至唱起了“东亚天地三千里,即是健儿起舞台”的高等学校舍歌,然而一兵为他描绘的却是一张用“血色”绘制的地图:

地图么只用红色画具就行,当真是地球的话
将涂满日本年轻人的血。

^① 1931年9月18日的“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的出现并非偶然,早在此之前军国主义掀起的风潮已经席卷日本,好比针对官能让人灵魂迷失发狂的“刺激”,而“满洲事变”只是在这种“刺激”下的后果之一罢了。以“满洲事变”为标志,日本进入了战时非常体制。1932年1月上海事变,3月宣布“满洲国”成立。1933年退出国联。1936年“二二六事件”。1937年7月对中侵略战争正式爆发。

^② 《春岚》(或译为《青春风暴》)于1941年5月18日—1942年1月19日在《满洲日日新闻》上连载,共刊载了158期,为小说配图的是深田的“发小”林唯一。1943年12月《春岚》由新潮社发行单行本时更名为《亲友》。

小说在一兵的结婚誓言中结束，在此番誓言中一兵告知所有亲朋：自己想不久的将来当一个普通的人，在这个非凡者众多的时代中做一个平凡的人，而他相信对这个时代中的非凡者来说，最难的正是学习如何去做一个平凡的人。对北村在浴场里发出的豪言壮语，一兵最终用自己的婚礼演说给予了回应，而一兵的此番回答从某种意义上也正是作者在这个时代中给出的自己的回答。那么，如何得知这是作者自身对时代的回答呢？正是因为这部连载了近半年的小说自第一篇开始就采用了一种类似于“画外音”的补充说明的方式，站在和篇中人物对等的位置在叙述中插入自己的观点。如第一部分“日进学舍”中借牧一以后可能回去“满洲”的事长谷谈到对“满洲”的看法，就在括号中补充：小说同意作者所说；又如谈到冴子总是干脆地做出选择时，就在括号中说明：富家小姐总能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作者也在小说的开篇自文中暗示这是借鉴新闻小说的方法，但同时也将自己所处的时代与叙事并置于同一个层面上相互参照，形成个人与时代的相互对答。然而从《学习明天》人性与叙事中同时生出的“二元对立”到《春岚》中对这些被卷入时代风暴即战争的人物书写，作家经艺术重塑人性甚至国家的雄心已经变成甘做时代洪流中一个平凡人的用心，正是随着深田自身彻底没入“现实”，作家的“文体”也彻底没入现实，作家初登文坛时那个合人与艺术本质为一的“艺术之境”陨落了。

1948年8月创作的《我们小队》（わが小隊）是深田首次也是最后一次对“战争时代”给出自己正面的回应^①，而之后，就像作者自己所说：“后来，穿越了一个叫做战争的黑暗隧道，十六年后终于达成所愿。”（深田久弥，1969：29）作家在战后终于如愿登临雨饰山，山成为作家最终找寻到的、有形的精神寄托。但在此之前，在“战争”这条黑暗的隧道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家从创作之初形成的艺术的“理想”之境如何在驶入这条隧道时分裂为“志穗的店”与“八穗的店”，又如何《春岚》中解体为仅仅成为一名平凡者的“宏愿”，而在《我们小队》这篇不似小说的小说中，我们仿佛看到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穿上军装成为一名普通士兵，就像《春岚》中的牧一对小母姑娘说：“我

马上就要去、也应该去当兵了。”然而就像叙述者去除一切夸饰回到自身的叙事意图并没有令叙述者找回自身本质一样，通过对深田战时书写的探寻，逐渐变得清晰的不是在艺术之境中显露的人性本质，反而是在这一过程中，人性本质与艺术本质象征性的分离与“错位”，也许这才是“战争”造成的毁灭性的后果。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文学
博士后流动站）

参考文献

- [1] 稻垣足穗等编.《日本文学全集 65 现代名作集（三）》. 东京：筑摩书房.
- [2] 进藤纯孝.《作品展望 昭和文学（上）》. 东京：时事通信社，1977.
- [3] 木俣修、川副国基、长谷川泉、文入宗义、横山丰编.《人与作品 现代文学讲座 8》. 东京：明治书院，1961.
- [4] 深田久弥.《满洲日日新闻》. 1941年4月10日C三版.
- [5] 深田久弥.《我所爱的山山》. 东京：新潮社，1969.
- [6] 小田切秀雄.《日本现代文学全集 现代名作选（一）》. 1969.
- [7] 伊藤整、龟井胜一郎、中村光夫、平野谦、山本健吉编.《日本现代文学全集 现代名作选（一）》. 东京：讲谈社，1969.
- [8] 鹰津义彦.《人与作品 现代文学讲座 8》（昭和编 I）. 东京：明治书院，1961.
- [9] 竹之内静雄.《日本短篇小说全集（第34卷）》. 东京：筑摩书房，1969.

注：《鄂罗克的女儿》译自《日本短篇小说全集（第34卷）》1969年初版。

《学习明天》译自《日本现代文学全集（第105卷）》1969年改订版。

《春岚》译自《满洲日日新闻》1941年版。

^① 1944年春，深田久弥应召入伍，以陆军少尉的身份辗转于中国战场。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正在训练中的深田第一次听到天皇的声音，才相信战争真的结束了。1946年秋，深田作为投降俘虏自武汉被遣返归日，归国后正式复员。《我们小队》采用第一人称“我”进行叙述，讲述了“我”隐去自己的作家身份，作为一名普通士兵在战场上的经历，是一篇不像小说的小说，严格意义上可以算做狭义的“战记”。

自然、科学、直觉、经验对立统一

——斯蒂夫特《彩石集》之诠释

赵健品

摘要: 本文主要介绍奥地利作家斯蒂夫特的故事集《彩石集》,主要针对其中三篇《纯石英》、《云母》、《石灰岩》,探讨这三篇故事中人与自然的矛盾。总结起来,人应对自然时用了三种策略:科学、经验和直觉。本文主要分析《彩石集》中自然与人对立时情节的张力,并探讨了科学、经验和直觉之间的关系,从而探讨斯蒂夫特的自然观,进而更好地理解他作品中的和谐。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the Austrian author Adalbert Stifter's *Bunte Steine* will be interpreted. Three stories of *Bunte Steine*, that is to say, *Bergkristall*, *Kalkstein*, *Katzensilber*, will be mainly discussed. In summary, there are basically three ways to deal with the nature science, experience and intuition. This article analyses primarily the plot tension when the human being and the nature face each other. Furtherm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experience and intuition will also be explained. In this way, the attitude of Stifter towards the nature will be better explicated. Thus a better or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harmoniousness in Stifter's works will be opened.

关键词: 斯蒂夫特;《彩石集》;自然;和谐

Key Words: Stifter; *Bunte Steine*; nature; harmoniousness

一、引言

斯蒂夫特(Adalbert Stifter, 1805-1868)早期被认为是彼得迈耶尔时期的作家,或之后被认为是现实主义作家,到现在这种划分越来越缺乏说服力(F. Goger Devlin, 110)。自20世纪90年代起,对斯蒂夫特的研究指向他的现代主义特色。现在学界对他的流派划分不是很严格。人们传统地将斯蒂夫特归为彼得迈耶尔时期的作家,称其体现纯粹的田园色彩,无论是《彩石集》的《电气石》开篇展示的男主角的市民生活,还是《石灰岩》中牧师回忆的少年生活,抑或是《花岗岩》中祖父与孙子的对话形式,无一不是体现着彼得迈耶尔时期的典型特征。但是两个世纪之后,尤其是19世纪60年代起,对斯蒂夫特的阐释渐渐脱离他的生平。(Michael Klein, Wolfgang Wiesmüller, 7)与传统认为斯蒂夫特是一位表现和谐的作家不同,21世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斯蒂夫特作品中的矛盾,即和谐表面下的暴力。

《彩石集》的《前言》(Vorrede)是理解整篇故事

集的基础,其中所阐释的“柔和法则”被看作是斯蒂夫特的哲学和美学基础(Adalbert Schmidt, 10),他在其中写道:

在我看来,清风的微拂、水的流动、谷物的成长、海水的波涛、大地的绿色、苍穹之光芒、星辰的闪烁,这一切是伟大的;而肆虐骇人的狂风暴雨、劈开房屋的闪电、引发火灾的狂飙、火山喷发、使村落变成废墟的地震,我不认为它们比前者伟大,正相反,我觉得它们渺小,因为它们只是更高法则作用的结果。它们仅呈现于个别地方,而且是个别原因直接引起的。(Adalbert Stifter, 3)

另外,从斯蒂夫特所处的环境看,从1789年的法国革命到1848年的欧洲革命都是对他有间接影响的。1853年,他把之前发表过的六篇文章改写之后以《彩石集》的标题出版,每篇都以特定的石头名字命名,分别是《石灰岩》(*Kalkstein*)、《电气石》(*Turmanlin*)、《纯石英》(*Bergkristall*)、《云母》(*Katzensilber*)、《花岗岩》(*Granit*)和《方解石》(*Bergmilch*)。这六篇除了《云母》,其他初版都是在1848年之前出版的。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这一年对他有很大的打击。继承歌德、康德、莱布尼茨等经典哲学的他,经历1848年这动荡的一年,不可能特地改写之前已发表的文章,再把这六篇归为同一部故事集,只是为了呈现单纯表现彼得迈耶尔时期的和谐(Franz Pichler, 117)。

更多时候,斯蒂夫特不仅在作品中呈现表面和谐的田园式美感,而且还有混沌、不安和不安全感。斯蒂夫特作品表现表面的和谐,但是集中的情节却体现了和谐破碎的一刻,虽然碎片最终得以修复,然而这时的和谐却已非看起来的平静。这些都不是彼得迈耶尔的特点。从《前言》“柔和法则”出发,故事表现得更是一种人面对自然的抗争,或在组织社会时的困难。

对《彩石集》主要有三个方向的阐释。保尔·里克华德(Paul Requadt)认为它表现的是“从危险境地拯救儿童”的母题。《彩石集》出版时的副标题是《节日的礼物》,初衷是送给孩子们的读物。《彩石集》中都有孩子的形象出现,而斯蒂夫特本身作为教育工作者对孩子的教育十分关心。第二种是维尔德波茨(Wildbolz)的阐释,他认为《彩石集》体现的是心理主观性到客观性的转移。布莱克温(Bleckwenn)则认为“孤立和融入”是它的母题。瓦尔特·黑特切(Walter Hettche)认为,虽然斯蒂夫特初衷是为了写一本劝勉教育类的书,但是他的文风已然和同时期的文章区别开来(Mathias Mayer, 115)。而当今对斯蒂夫特的解读几乎都以自然的矛盾为出发点。田园与惊悚,信任与绝望,自然巨大万能的力量与人类创造力的渺小。而这一阐释也不再是歌德时期在自然散文中常见的,认为是一种回忆过往感情主体的内心世界的象征(Werner M. Bauer, 70)。这种对立有其历史根源,欧洲启蒙运动的巨人的文章就有这种哲思,而斯蒂夫特对于这些思想模式是熟悉的。这是对建立在人类理性完好基础、由人类掌控的世界的质疑,这个世界不能通过安全感与和谐来建造,而只能通过经典的行为价值才有可能拯救。歌德的《欢迎和告别》就是这种矛盾的表现。斯蒂夫特应该对这一价值观是熟悉的。

本文主要从《纯石英》、《云母》、《石灰岩》三篇文章出发,其中也会小篇幅地用其他三篇文章支持论证,进而分析斯蒂夫特在这三篇中人与自然对立冲突时的解决方案,分析这些解决方案之间的关系,从了解斯蒂夫特的自然观,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对和谐与威胁关系的态度。笔者将从形式和内容上找到证据来支持观点——自然与人类的矛盾在斯蒂夫特的《彩石集》中连结成为整体,这个整体表面完整而

和谐,但是充满着裂缝和危机。这里先指出人类采取的科学、经验、直觉这三种手段是与自然对立的,而这三者之间也存在对立。

二、形式、主题、母题

斯蒂夫特的作品包含很多田园的元素。但是这里,田园应该被理解为田园化,是指意志行为、对叙述材料诗性与意识形态的转换,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纯粹的田园,比如盖斯纳表现的田园。斯蒂夫特的叙述材料多是自然。斯蒂夫特作品表面展现的和谐,从本质上讲都是一种努力抗争的结果(Urban Roedl, 9-13)。

那么一度被误解为和谐的诗人,怎么会写出矛盾与和谐的割裂呢?要对这点深入解读,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大概是不能不提的。起初他和其他人一样为革命的浪潮欢呼雀跃,当3月前被人憎恨的保守体制被推翻的时候,虽然他政治上一贯低调,但是这次他给出版人写信:“我从来不会忘记这一表现深受鼓舞、从噩梦中逃离出来、阳刚的性情的时刻。”(Urban Roedl, 94)但是当革命惨遭镇压,他又对革命失去信心。他认为反抗的被压迫的底层人民像动物一样被欲望驱使着的,领导人是教唆者,他们是自私的人。正是符合了《前言》中的观点,他反对革命,推崇规矩,“大”和“小”在历史事件中的分量立见分晓。这一改变也可能促使他在文章中的改变。比如《花岗岩》的前身《沥青烧制工》,其中描绘了黑死病袭击村民所带来的恐惧、惊慌和人的异化,但是人与人之间的爱以及仁慈的天意最后还是赢了(Adalbert Stifter, 13-53)。在《花岗岩》中所有邪恶和野蛮部分都被省去,着重体现了他所追求的亲切和纯粹。斯蒂夫特推崇“柔和法则”,但是这个“柔和法则”被文章中大幅度的和谐表述所掩盖,恶与爱这组对立过分强调正面,而缩小负面,一方面是他的教育理念所致,一方面也是革命对他影响的体现。但是读者可以在每一篇故事中读到“大”的元素,比如《花岗岩》中的黑死病爆发,《纯石英》中的天气骤变,《云母》中的突降冰雹,《石灰岩》中的水漫河堤,《方解石》中的间谍袭击,还有《电气石》中的男主人公突然出走。这些元素都引起了负面后果,但是通过人与自然的抗争,以及融入社会这一过程,负面后果得到救赎,但似乎又不是全部。

不仅在故事情节上明显地表现冲突。每个冲突的解决策略也存在冲突。这样大的冲突包含小的冲突,矛盾的解决中充满着冲突。斯蒂夫特在形式上构成大框架和小框架,构建、支撑了充满矛盾的和谐故事。

三、文本分析

本文主要针对其中三篇《纯石英》、《云母》、《石灰岩》,探讨这三篇故事中人与自然的矛盾。总结起来,人应对自然时用了三种策略:科学、经验和直觉。在每一篇小说中,这些策略都是出于相互竞争的地位出现,然而这三种作为整体,又是相互合作的。如果分别看每个故事,那么它们两两出现,并且以竞争的关系出现,而把整部集子看成整体,那么任何一种策略都是可为人所用的。笔者在文本中找到了两个对立,即科学与经验,直觉与经验。

1. 科学、经验与直觉

斯蒂夫特的散文很大程度上是描写性的,有些读者会觉得冗长,但是如果细看,对于自然丰富的描写却是对叙述有功能的元素,这些对于叙述手段的功能和理解都是必要的。在《石灰岩》中,斯蒂夫特描写了风景,仿佛他自己像故事中的叙述者一样,是个土地勘探员。或者他让自己笔下的人物成为与自然的“交流者”。比如《花岗岩》中,祖父让孙子熟悉所处地域的地理环境:

“在阿尔卑斯山前面伸得很远的是什么,”他又问。“这是菲利普格奥尔格山。”“菲利普普格奥尔格山的右边呢?”“是湖林,里面是又黑又深的湖水。”“湖林再右边呢?”“布罗肯山和塞瑟深林。”“再右边呢?”“是图瑟深林。”(Adalbert Stifter, 36-37)

这里出现了很多名称,斯蒂夫特急于给这些地方一个名称,使自然文字化。这是文明人控制世界的一种手段,将自己对无限知识的信仰投射到狂野的自然。对斯蒂夫特来说,自然既不友好也不敌对。自然对所有生物都一视同仁,它有自己的规律,不会对人特别眷顾。我们只能凭借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唯一能做的正确的事情,就是对自然展示敬畏(Ehrfurcht)。斯蒂夫特认为,通过研究自然,人们能够了解自然的法则和事物的本质,这是一种达到和谐的手段(Monika Rizer, 2007: 137)。人们只能把自然现象表述成市民主体内心世界的语言,才能使对他们的恐惧和陌生感消失(Werner M. Bauer, 70)。

通过仪器和自然科学的方法,人们能够找到自然的法则和秘密,从而使自己成为了解自然的大师。斯蒂夫特作品中经常会出现对自然信号的解读。但是斯蒂夫特却不认为人能成为自然的主宰,他也不能承受这种僭越。他作品中的“科学”也只是在一定范围内起到作用,在这个范围内,人们能偶用科学手段改变自然,比如耕种、园艺、伐木、畜牧等。

在这个范围之外,情况就不一样了。人们所学的知识能够使自己不受灾难威胁已经是万幸。自然毁灭性的力量在他的作品中几乎都有出现,但是在他表现出来,所谓的“毁灭性”并不是负面的,他只不过把它们描写成一种把人类日积月累的成果一下子摧毁的自然现象。和谐在这里暴露了它的裂纹,使它的本质展示出来。斯蒂夫特承认和谐与非和谐、可控制与不可控制,而认识自然威力的能力来自“科学”,因为只有“科学”能够将自然分为已知和未知、可预测和不可预测现象。斯蒂夫特在作品中营造和谐,却不忽视不可控制的力量,然而通过认识到这些威胁,和谐却得以增强。

斯蒂夫特经常在作品中提到村民、农民和工匠。对这些人来说,他们理解自然并非通过科学的手段,而是“经验”。在《彩石集》中,老年人通过长年累月的积累,对自然的规律和突发事件积累了很多经验。这种经验与“科学”的经验是不同的,它缺少方法论,没有系统,观察到的是表面现象,不能揭示表面之下的本质。所以经验与科学的不同在于,经验不能区分已知和未知、可预测与不可预测的界线,所以经验在某种情况下是危险的。

虽然有些时候,斯蒂夫特偏向于科学,但是,在某些情况下,科学也和经验一样,并不是那么有效。比如在《石灰岩》中,我们看到科学和经验都是理解自然的策略。一位土地测量员认识了一位简朴的牧师,牧师几乎一生都在村子布道,生活极其简单。死后他立下遗嘱捐献毕生积蓄,为孩子们造一座学校,这样孩子们就不必在河水上涨时,冒着生命危险过河上学。科学的代表是土地测量员,他的工作就是测量特定的地域,提供数据给公路工程师。经验的代表人是牧师,他在这个地区已经生活了很久。这个故事其中一个重要场景是他们俩谈论天气。

“过了会儿他(牧师)说:‘您再也不可能去高架路了。’‘为什么?’我问。‘因为暴风雨将至,’他回答。我们向天空看去。云层变厚了,所有光秃秃的石头上都铺着一层奇特的铅色光。‘暴风雨,’我说,‘可能要等一天才来,水汽层多快变厚,冷却,多快制造风和电,多快降临,我想,人们是不能测量的。’‘人们可能是不能准确预测,’他回答,‘我在这个地区生活了27年,积累了经验,根据经验,暴风雨比人们想的会来得早,也会非常强’(……)我回答:‘即便如此,说不定只是绵绵阴雨,这也不是没有可能。’”(Adalbert Stifter, 100-101)

牧师是对的,而土地测量员不得不改正自己无所不知的态度。这里,经验的优越性没有被斯蒂夫特抹杀。

第三种策略是“直觉”。直觉既不依赖于有意识的、系统的观察,也不以逻辑的举一反三为基础。直觉给人的“知识”更像是感觉起来的,而非经过思考的。这是动物以及与自然生活非常近的人类所采取的理解自然的手段。

2. 直觉与经验

在《云母》中,经验和直觉的冲突是一大主题。故事中的祖母经常带着两个孙子到附近的小山散步。一天一个奇怪的女孩出现了。她看起来很野蛮,像妖精,动作敏捷得像鹿,看起来像是哑巴。她对孩子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回来找他们好几次。但是她即便是开口说话了,也记不得她的生日、父母和家。她像是深林的野生产物,像童话里的妖精(Adalbert Stifter, 93-211)。

有次在外散步,黑云遮盖了天空。祖母找到了一个棚藏身。但是这个被孩子们称作“棕色女孩”的女孩快速地造了一个更安全的躲避地方,像是有坚固的顶的帐篷,她让他们明白,他们必须到她的帐篷下躲避。很快,事实证明女孩是对的,因为下的不是雨,是有鸡蛋那么大的冰雹,如果他们躲在祖母的小棚下面,就一定毙命了。祖母后来说,她这辈子都没有在这种时候见过下冰雹的。祖母的经验告诉她,天将下雨;而女孩的直觉让她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之后,这个女孩还展示了一次无意识但是正确的决断。孩子们的房子着火,最小的孙子因祖母因一时慌张被锁在屋子里。母亲和祖母都不知所措。父亲在镇里做生意,而这个女孩却有足够的决心和动物似的力量,这使她最终成功救出了小男孩。

3. 科学与经验

在《纯石英》中,两个小孩要穿过自己村庄歌赛德(Gschaid)和他们祖父母村庄米尔村(Millsdorf)之间的山。他们知道路,因为他们已经走了几遍了,但是这次却出了差池。天开始下雪,两个小孩在山里迷路了,直到第二天被人营救。

为什么这次出问题了呢?谁这么不小心允许两个这么小的孩子在这种天气出门?谁没有留意天气预报?文中这样写道:

“一次平安夜,歌赛德的山谷中刚刚破晓,整个天空弥漫着一层薄薄的干燥的雾,人们看到远处的斜阳仿佛像一块模糊的红斑,而且这一天整个山谷都笼罩在温和甚至温热的、一动不动的空气中。正如云层稳定、安静的形状所展示的。鞋匠的妻子对孩子们说:‘既然今天天气这么好,这么久也没下雨了,路线都是固定的(……)你们可以去米尔村的外祖母

家。’”(Adalbert Stifter, 34-35)

我们发现正是这位母亲把小孩打发走的。当然她还是让父亲来做主,她说:“但是你们必须提前问问父亲。”(Adalbert Stifter, 35)父亲不假思索地同意了,因为他正忙着和客户谈话。这简直是日常现实的写照:一个无意的粗心导致一场大难。母亲当然比较用心。她观察了天空,认为天气是不错的。

表面看来她是有责任的,但她没有能力预测,好好的天气居然会以下雪而终。她认为天气看起来不错,而且不会变天,但对读者来说却不是。从上述引言中,我们能判断天气的走势。“一层薄薄的干燥的雾弥漫在整个天空”——表明底部是温和的、稍稍有点暖的空气。暖空气比冷空气有更多的雾气,暖空气往上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暖空气和冷空气相遇,冷凝,水分子以雪的形式降落。叙述者没有对现象作任何科学评述,只是用它们来描述这个特殊的早晨。如果读者能将读到的文字和科学知识联系到一起,那么就要对这两个小孩担心了,随着叙述的继续,我们可能对他们的状况越发担心。“水很少,而且从水的颜色看,海拔高的地方一定已经很冷了。”(Adalbert Stifter, 37)孩子们到了隔壁的山谷,因为这个山谷比他们村的山谷地势低,所以相对较暖,那里的地面已经冻结,水坑蒙上了一层薄冰。气温在下降,外祖母也说:“你们必须马上上路,白天短了,马上就要冷了,早上米尔村(Millsdorf)还没有结冰。”(Adalbert Stifter, 40)

如果这位母亲有科学基础,那么她就有能力解读这些自然信号,这场灾难就不会发生。但母亲只有经验和常识,这些明显是不够的。在这个故事里,科学优于经验。

四、结语

《彩石集》六篇故事都是围绕人、自然(Natur)、文化(Kultur)展开,并体现了自然和文化的不可统一性(Urban Roedl, 107),尤其是《电气石》和《云母》这两篇故事中,因为父亲教育疏忽而被社会边缘化的女孩以及最终不能融入人类社会的“野女孩”集中体现了人、自然、文化的矛盾。文本集中讨论人与自然的矛盾,探讨了在自然面前人的抗争。

斯蒂夫特被称为敬畏自然的作家,在《彩石集》的《前言》中,鲜明地表达了对自然、对神性的崇敬,给《彩石集》奠定了理解的基础。本文所选取的三篇《纯石英》、《云母》和《石灰岩》,比较鲜明地展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对自然的解读和认知。在《彩石集》中,似乎每个场景,甚至人物,都变成了某

种符号。而作为感官主体的人则在自然与社会中对自然或者社会符号进行解码,这是人与周围环境的一种互动。对于这个表面看起来是彼得迈耶尔时期的作家,其故事表面看来也是和谐美好的,而深入分析,却发现人类的和谐暗藏着裂缝,岌岌可危地面临着强大的自然。科学、经验和直觉,是三个了解自然的途径,而这三者在每次与自然的正面冲击中,都显示出无比的艰辛。即便是在 19 世纪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时期(Franz Pichler, 117),斯蒂夫特也不敢对自然科学赋予无穷力量。笔者认为,斯蒂夫特把自然润物细无声、被普遍看作“小”的东西与猛烈的、威胁性的、被看作“大”的东西对立起来。每一次“大”的现象的冲击都伴随着长时间“小”的现象的持续,在“小”的现象中,或者说自然普遍的规律的中,人类通过点滴的努力而获得救赎。

面对自然的威胁,斯蒂夫特动用了从古老到现代的应对自然的手段,这些手段之间也是相互合作,而又充满了冲突。正是这些手段之间矛盾的张力,加强了它们作为整体的脆弱感。这种整体表现的和谐并非彼得迈耶尔意义上的和谐,而是几种力量缝补在一起的和谐。完整但是充满裂缝。无论是通过什么手段,科学、经验或直觉,每一次在自然强烈的爆发中,人与自然的矛盾中,人都是通过“小”的积累,获得喘息的机会。诚然,人在自然中是渺小的,甚至是不堪一击的,然而当人遵循了规律,或者说神性,每一次对抗的成功都意味着升华的和谐。和谐表面下的矛盾实则衬托出了和谐。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外文学院)

参考文献

- [1] Bauer, M. Werner. *Philosophischer Zeitgeist: Adalbert Stifter und die Elementa Philosophia des Josef Calasanz Likawetz*. Tübingen: Maxmeiyr Verlag, 2007. 70.
- [2] Devlin, F. Roger. "Adalbert Stifter and the 'Biedermeier Imagination'". *Modern Age*, 33064667, Ebscohost, 408-425.
- [3] Klein, Michael; Wolfgang Wiesmüller. *Adalbert Stifter. Der 200. Geburtstag im Spiegel der Literaturkritik*. Wien, Berlin: LIT-Verlag, 2009. 7.
- [4] Mayer, Mathias. *Adalbert Stifter: Erzählen als Erkennen*. Stuttgart: Stuttgart Reclam, 2001. 118-145.
- [5] Pichler, Franz. Andreas Baumgartner und sein Werk zur *Naturlehre*. Tübingen: Max Meiyer Verlag, 2007. 117.
- [6] Pörnbacher, Karl. Adalbert Stifter, Literaturwissen für Schule und Studium. Stuttgart: Stuttgart Reclam, 1998. 90-112.
- [7] Rizer, Monika. *Die Ordnung der Wirklichkeit. Zur Bedeutung der Naturwissenschaft für Stifters Realitätsbegriff*. Tübingen: Maxmeiyr Verlag, 2007. 137.
- [8] Roedl, Urban. *Adalbert Stifter mit Selbstzeugnisse und Bilddokumenten*. Hamburg: Rowolt Taschenbuch Verlag, 1965.
- [9] Schmidt, Adalbert. *Das sanfte Gesetz*. Salzburg: Pustet, 1969.
- [10] Stifter, Adalbert. *Bunte Steine: Ein Festgeschenk von Adalbert Stifter*. Leipzig: Verlag von Gustav Heckenast, 1853.

[1] Bauer, M. Werner. *Philosophischer Zeitgeist:*